蜀山劍俠傳/04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四十六回　步明月 古寺鬥殭屍　玩梅花 擒龍得寶劍

下一回▶

話說李英瓊忙亂中用殿瓦向怪物打去，祇聽咔嚓連聲，那怪物叫了兩聲，越加顯出忿怒的神氣，好似並不曾傷着甚麼。幸而那殿年久失修，椽梁均已腐爛。那怪物因爲抓住瓦壟，身子懸在空中，還是縱不上去，着急一使勁，整個房頂被它扯斷，連那怪物一齊墜到地下。英瓊這時正是心驚膽戰，眼觀四面，耳聽八方。防了這面，剛打算覓路逃走，忽見在破鼓堆中跌倒的那個怪物，從那破爛鼓架之中，拾起一個三尺來長、四五寸方的白木匣兒，匣兒上面隱隱看出畫有符籙。這種殭屍最爲殘忍兇暴，見要喫的生人不能到手，又被那木匣絆了一跤，越加忿怒。不由分說，便把那木匣拿在手中，祇一抓一扯之間，便被它分成兩半。還待再動手去粉碎時，木匣破處，滋溜溜一道紫光衝起，圍着那怪物腰間祇一繞，一聲慘叫，便被分成兩截，倒在地下。那從房檐墜下的兩個怪物，剛得爬起，還要往上縱時，忽聽同伴叫聲，三個怪物一齊回頭看時，祇見它們那個同伴業已被腰斬在地。月光底下，一團青綃紫霧中，現出一條似龍非龍的東西，如飛而至。那三個怪物想是知道厲害，顧不得再尋人來喫，一齊拔腿便逃。那條紫龍如電閃一般捲將過來，到了三個怪物的身旁，祇一捲一繞之間，一陣軋軋之聲，便都變成了一堆白骨骷髏，拆散在地。

那龍除了四個怪物，昂頭往屋脊上一望，看見了英瓊，箭也似的躥了上來。英瓊祇顧看那怪物與龍爭鬥，竟忘了處境的危險。在這刻不容緩的當兒，纔想起：「那幾個怪物不

過是幾具死人骸骨，雖年久成精，又不能跳高縱矮，自己有輕身的功夫，還可以躲避。這條妖龍一眨眼工夫，便將那四個怪物除去，自必更加厲害。還不逃走，等到何時？」想到這裏，便將身體用力一縱，先上了廟牆，再跳將下去。這時，那條龍已縱到離她身旁不遠。英瓊但覺一陣奇寒透體襲來，知道那龍已離身後不遠，不敢怠慢，亡命一般逃向廟前梅林之中。那條龍離她身後約有七八尺光景，緊緊追趕。英瓊猛一回頭，纔看清那條龍長約三丈，頭上生着一個三尺多長的長鼻，渾身紫光，青煙圍繞，看不出鱗爪來。英瓊急於逃命，哪敢細看。因爲那龍身體長大，便尋那樹枝較密的所在飛逃。這時已是三更過去，山高月低，分外顯得光明。廟前這片梅林約有三里方圓，月光底下，清風陣陣，玉屑朦朧，彩萼交輝，晴雪噴豔。這一條紫龍，一個紅裳少女，就在這水晶宮、香雪海中奔逃飛舞，祇驚得翠鳥驚鳴，梅雨亂飛。那龍的紫光過處，梅枝紛紛墜落，咔嚓有聲。

英瓊看那龍緊追身後，嚇得心膽皆裂，不住地暗罵：「赤城子牛鼻老道，把我一人拋在此地，害得我好苦！」正在捨命奔逃之際，忽見梅林更密，一棵大可數抱的梅樹，正在自己面前，便將身一縱，由樹枝中縱了過去。奔走了半夜，滿腹驚慌，渾身疲勞，落地時不小心，被一塊山石一絆，一個失足，跌倒在地，又累又怕，手足癱軟，動彈不得。再看那條龍，也從樹杈中躥將過來，不由得長嘆一聲道：「我命休矣！」這時英瓊神疲力竭，漫說起來，連動轉都不能夠，祇好閉目聽那龍來享用罷了。英瓊自覺轉眼身爲異物，誰知半天不見那龍動靜。祇聽風聲呼呼，一陣陣寒梅幽香，隨風透進鼻端。悄悄偷眼看時，祇見月光滿地，疏星在天，前面的梅花樹無風搖動，梅花如雪如霧，紛紛飛舞。定睛往樹杈中看時，那條龍想是躥得太急，夾在那大可數抱的梅樹中間，進退不得，來回搖擺，急於要脫身的神氣。

英瓊終於驚魄乍定，知道此乃天賜良機，顧不得渾身痠痛，站起身來，便想尋一塊大石，將那龍打死。尋了一會兒，這山上的石頭，最小的都有四五尺高，千百斤重，無法應用。英瓊看那龍越搖越疾，那株古梅的根也漸漸鬆動，眼看就要脫出。此時她正在一塊大石旁邊，急切間隨手將適纔得來的劍柄往那石上打了一下。祇聽得鏘然一聲，那五六尺方圓的巨石，竟然隨手而裂。英瓊起初疑是偶然，又拿那劍柄去試別的大石時，無不應手而碎，纔知自己在無意中得了一件奇寶。正在高興，那龍搖擺得越加厲害。左近百十株梅樹，隨着龍頭尾的上下起伏，好似雲濤怒涌，有聲有色。忽然首尾兩頭着地，往上祇一拱，這一株大可數抱、蔭被畝許的千年老梅，竟被帶起空中十餘丈高下。龍在空中祇一個盤旋，便把夾在它身上的梅樹摔脫下來。那初放的梅花，怎經得起這般巨烈震撼，紛紛脫離樹枝，隨風輕颺，宛轉墜落，五色繽紛，恰似灑了一天花雨。月光下看去，顯

得分外彩豔奪目。直到樹身着地有半盞茶時，花雨纔得降完，從此化作春泥。英瓊雖在這驚慌失措之間，見了這般奇景，也不禁神移目眩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那龍擺脫了樹，似有物牽引，哪容英瓊細賞這明月落花，頭一掉，便直往英瓊身畔飛來。英瓊猛見紫光閃閃，龍已飛到身旁，知道命在頃刻，神慌意亂，把手中拿的劍柄錯當作平時用的金鏢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朝着那龍頭打去，依稀見一道火光，打個正着。祇聽噹噹兩聲，紫光一閃。英瓊明知這個妖龍絕非一鏢可了，手中又別無器械。

正在惶急，猛見自己旁邊有兩塊巨石，交叉處如洞，高約數尺。當下也無暇計及那龍是否受傷，急忙將頭一低，剛剛縱了進去，眼睛一花，看見對面站着一個渾身穿白怪物。祇因進得太猛，後退不及，收腳不住，撞在那白怪物手上，便覺頭腦奇痛，頓失知覺，暈倒在地。不一會兒，忽聽空中鵰鳴，心中大喜。急忙跑出洞來一看，那白衣怪物業已被神鵰啄死。一鵰一龍正在空中狠命爭鬥，鱗羽亂飛，不分上下。英瓊見神鵰受傷，好生心疼，便將身旁連珠弩取將出來，朝着那龍的二目射去。那龍忽然瞥見英瓊在下面放箭，一個迴旋，捨了神鵰，伸出兩隻龍爪，直向英瓊撲來。英瓊心一慌，「哎喲」一聲，墜落在身旁一個大水潭之中。自己不熟水性，在水中浮沉片刻，祇覺身上奇冷，那水一口一口地直往口中灌來。一着急，「哎呀」一聲，驚醒過來一看，日光照在臉上，哪裏有甚麼鵰，甚麼龍？自己卻睡在一個水潦旁邊。花影離披，日光已從石縫中射將進來，原來這洞前後面積纔祇丈許。神思恍惚中，猛想起昨日被赤城子帶到此山，晚間同怪物、妖龍鬥了一夜。記得最後逃到這石洞之中，又遇見一個白衣怪物，將自己打倒。適纔莫不是做夢？想到這裏，還怕那妖龍在外守候未走，不敢輕易由前面出去。悄悄站起來，覺着周身作痛，上半身浸在積水之中，業已溼了半臂。待了一會兒，不見動靜，偷偷往外一看，日光已交正午。梅花樹上翠鳥喧鳴，空山寂寂，除泉聲鳥鳴外，更無別的絲毫動靜。斂氣屏息，輕輕跑出洞後一看，祇見遍山梅花盛開，溫香馥郁，直透鼻端。有時枝間微一顫動，便有三兩朵梅花下墜，格外顯出靜中佳趣。這白日看梅，另是一番妙境。

英瓊在這危疑驚惶之中，也無心觀賞，打算由洞後探查昨日戰場，究竟是真是幻。走不多遠，便看見地下泥土墳起，當中一個大坑，深廣有二三丈，周圍無數的落花。依稀記得昨晚這裏有一株絕大梅樹，那龍便夾在此中。後來將這梅樹拔起，脫身之後，纔又來追逐自己。又往前行不遠，果然那大可數抱的古梅花樹橫臥地下，上面還臥着無數未脫離的花骨朵，受了一些晨露朝陽，好似不知根本已傷，元氣凋零，皮之不存，毛將焉附，而依然在那裏矜色爭豔，含笑迎人。草木無知，這也不去管它。且說英瓊一路走來，盡是些殘枝敗梗，滿地落花，昨日的險境戰迹，歷歷猶在目前，這纔知道昨晚前半截不是做夢。走來走去，不覺走到昨日那座廟前，提心吊膽往裏一望，院前鐘樓坍倒，瓦礫堆

前祇剩白骨一堆，那幾個骷髏齜牙咧嘴，好不嚇人，不由出了一身冷汗，不敢再看，回頭就跑。一面心中暗想：「此地晚上有這許多妖怪，赤城子又不回來，自己又不認得路徑，在這荒山兇寺之中，如何是好？」越想越傷心，便跑進梅林中痛哭起來。哭了一會兒，覺着腹中有些飢餓，想把身旁所剩的何首烏，取出嚼了充飢，便伸手往懷中一摸。猛想起昨晚在鐘樓佛肚皮中，得了一個劍柄，是一個寶貝。昨晚在百忙中，曾誤把它當作金鏢去打那妖龍，如今不見妖龍蹤影，想必是被那劍柄打退。此寶如此神妙，得而復失，豈不可惜？當下不顧腹中飢餓，便跑到剛纔那兩塊大石前尋找。剛剛走離那兩塊大石還有丈許遠近，日光底下，忽見一道紫光一閃，疑是妖龍尚未逃走，嚇得撥轉身來回頭便逃。跑出去百十步，不見動靜，心中難捨，仍由來路悄悄地一步一步走近前來看時，那道紫光仍在映日爭輝。豸着膽子近前一看，原來是一柄長劍。取在手中一看，那劍的柄竟與昨日所見的一般無二，劍頭上刻着「紫郢」兩個篆字。這劍柄怎會變成一口寶劍？十分奇怪。拿在手中試了試，非常稱手，心中大喜。隨手一揮，便有一道十來丈長的紫色光芒。把英瓊嚇了一大跳，幾乎脫手拋去。她見這劍如此神異，試了試，果然一舞動，便有十餘丈的紫色光芒，映着日光耀眼爭輝。仔細一看，不禁狂喜起來。祇可惜這樣一口乾將、莫邪般的至寶，竟無一個劍匣，未免缺陷。

英瓊正愁沒有兵刃，忽然無意中得着這樣神奇之物，不由膽壯起來。心想：「既有劍，難道沒有匣？何不在這山上到處尋找？也許尋着也未可知。好在有寶劍在身，又是青天白日，也不怕妖怪出來。」當下仍按昨日經行之路尋覓，尋來尋去，尋到那株臥倒的梅樹跟前，已然走了過去，忽覺手中的劍不住地震動。回頭一看，見樹隙中好似一物在日光底下放光。近前一看，樹隙縫中正夾着一個劍匣。這纔恍然大悟，昨晚鼓中的龍，便是此劍所化。又是喜歡，又是害怕：喜的是得此神物，帶在身旁，從此深山學劍，便不畏虎狼妖鬼；怕的是萬一此劍晚來作怪，豈不無法抵禦？仔細看那劍柄，卻與昨日所失之物一般無二。記起昨晚曾用此劍柄去打妖龍，覺得發出手去，有一道火光，莫非此寶便是收伏那龍之物？想了一會兒，畢竟心中難捨，便近前取那劍匣。因已深陷木縫之中，英瓊便用手中劍祇一揮，將樹斬斷，落下劍匣。將劍插入匣內，恰好天衣無縫，再合適不過，心中高興到了萬分。將剩的何首烏，就着溪澗中山泉喫了半截。又將劍拔出練習劍法，祇見紫光閃閃，映着日光，幻出無邊異彩。周身筋骨一活動，登時身上也不痠痛了，便在梅林中尋了一塊石頭坐了歇息。本想離開那座廟，另尋一個石洞做安身之所，又恐怕赤城子回來無處尋覓自己；欲待不離開此地，又恐晚來再遇鬼怪。想了一陣，無法可施。猛想起自己包裹、寶劍、銀兩還在鐘樓上，如今鐘樓已塌，想必就在那瓦礫堆中。莫如趁這大白天，先取出來再定行止。當下先把那口紫郢劍拿在手中，劍囊佩在身旁，壯着膽子往前走。走近去先尋兩塊石頭，朝那堆骷髏打去，不見甚麼動靜，這纔略

放寬心。走近前去，那堆骷髏經日光一曬，流出許多黃水，奇臭燻人。英瓊一手提劍，一手捏鼻，走到鐘樓瓦礫堆中一看，且喜包裹、寶劍還在，並未被那怪物扯破，便取來佩在身旁。不敢再留，縱身出牆。隨即從包裹中取出衣裳，將溼衣換下包好，揹在身上。又等了一會兒，已是未末申初，赤城子還不見迴轉。想起昨晚遇險情形，心中猶有餘悸，不敢在此停留，決計趁天色未黑，離開此山，往回路走。心想：「赤城子同那女劍仙既想收我爲徒，必然會再到峨眉尋我。我離開此地，實在爲妖怪所逼，想必他們也不能怪我。包裹內帶有銀兩，且尋路下山，尋着人家，再打聽回去的路程。」

主意拿定後，看了看日影，便由山徑小路往山下走。她哪裏知道，這莽蒼山連峯數百里，綿亘不斷，她又不明路徑，下了一座山，又上一座山。有時把路徑走錯，又要辨明風向日影，重走回來。似這樣登峯越嶺，下山上山，她雖然身輕如燕，也走得渾身是汗，遍體生津。直走到天色黃昏，僅僅走出去六七十里。夜裏無法認路，祇得尋了一個避風所在，歇息一宵。似這樣山行露宿了十幾天，依然沒有走出這個山去。且喜所得的紫郢劍並無變化，一路上也未遇見甚麼鬼怪豺虎。而且這山景物幽美，除梅林常遇得見外，那黃精、何首烏、松仁、榛栗及許多不知名而又好喫的異果，卻遍地皆是。英瓊就把這些黃精果品當做食糧，每次發現，總是先包了一大包，夠三五日食用，然後再放量一食。等到又遇新的，便把舊的棄掉，又包新的。多少日子未喫煙火，喫的又都是這種健身益氣延年的東西，自己越發覺得身輕神爽，舒適非常。祇煩惱這山老走不完，何時纔能回到峨眉？想到此間，一發狠，這日便多走了幾十里路。照例還未天黑，便須打點安身之所，誰知這日所上的山頭，竟是一座禿山，並無理想中的藏身之所。上了山頭一看，忽見對面有一座峯頭，看去樹木蓊翳，依稀看見一個山凹，正好藏身隱蔽。好在相離不遠，便連縱帶走地到了上面，一看果然是一片茂林。最奇怪的是茂林中間，卻現出一條大道，寬約一丈左右。道路中間寸草不生，那大可二三抱的老樹連根拔起，橫在道旁的差不多有百十株。道旁古樹近根丈許地方，處處現出擦傷的痕跡。英瓊到底年幼不解事，這一路上並未見過虎豹，膽子也就越來越大。見這條大路長約百十丈遠，盡頭處是一個小山壁，便不假思索，走近一看，原來孤壁峭立，一塊高約三丈的大石，屏風似的橫在道旁。繞過這石再看，現出一個丈許方圓的山洞，心中大喜。祇因連日睡的所在，不是巖谷，便是樹腹，常受風欺露虐，好容易遇見這樣避風的好所在，豈肯放過。又不假思索地走了進去，恰好洞旁現有一塊七八尺寬的平方巨石，便在上面坐下，取出沿路採來的山果黃精慢慢嚼喫。

一會兒工夫，一輪大半圓的明月掛在樹梢，月光斜照進洞，隱隱看見洞的深處，有一堆黑茸茸的東西。心中一動，漸漸回憶起前數日的險境，不由心虛膽怕起來。先取了一塊

石頭，朝那一堆黑東西打去，噗的一聲，好似打在甚麼軟東西上面，估量是一堆泥土，纔放寬了心。便把包裹當了枕頭，將寶劍壓在身下，躺在那裏望月想心事。年輕人瞌睡本就來得快，加以連日山行，未免勞乏，不知不覺間便沉沉睡去。睡到半夜，英瓊恍惚聽見鏘鋃一聲。醒來一看，天氣昏黑非常，自己心愛的那口寶劍掉在地下，紫光閃閃，半截業已出鞘。想是睡夢中不小心，翻身時節將它碰到地下。英瓊連日把那口寶劍愛逾性命，便將它還匣，抱在懷中。見天還黑得厲害，重又倒下再睡。不知怎的，翻來覆去總睡不着。勉強將眼閉上養神，又覺得沉身毛焦火燎，好似心神不定。暗想：「這幾日月色都是非常之好，怎麼今天會這樣黑法，連星光都看不見？要說是變天，怎麼又聽不見風雨之聲？」她睡的那塊石頭，原離洞口不遠，便想伸手到洞外去試試。正要從黑暗中摸到洞口去時，誰知石頭上放的那口寶劍又鏘鋃一聲，一道紫光閃出丈許，把英瓊嚇了一跳。疑心那劍又要化龍飛去，顧不得再看天色，急忙縱將過來，把那劍搶到手中看時，那劍已無故躥出了大半截來，英瓊好生驚異，猛想起：「過去常聽爹爹說過，凡是珍奇寶劍，遇有兇險事情發生，必定預先報警。此劍已深通靈性，剛纔我睡夢之中，也曾鏘鋃一聲，莫非今晚又有甚麼凶兆應在我的頭上？」便對手中寶劍說道：「你如真有靈應，倘使我今晚要遇見甚麼不好的事，你就再響一聲。」言還未了，那劍果然又是鏘鋃一聲，出匣半截，紫光影裏，不覺照在面前石頭上面。英瓊大喫一驚，暗想：「我記得這是昨日進來的洞口，哪裏來的石頭？」好生詫異。近前一摸，正是一塊大石，業將洞門封閉。用手盡力推開，這塊石頭恐怕重有上萬斤，恰似蜻蜓撼石柱，休想動分毫。不由把英瓊急出一身冷汗。正在心中焦急，猛一回首，看見地下一道白光，嚇了一跳。定睛看時，原來是太陽的光斜射進來。纔明白時間已是不早，適纔洞門被石頭封閉，所以顯得黑暗，並不是天還未亮。洞中有了日光，能依稀辨出洞中景物。昨晚自己認爲是一個土堆的那一團黑東西，原來是一些野獸的皮毛骨角，堆在洞的一角，約有七八尺高，一陣陣腥臭難聞。

英瓊見洞門被石頭封鎖，便想另覓出路。先將紫郢劍放出，一路舞，一路往洞內尋找，借着日光和劍上發出的紫光尋覓出路。將這洞環行了一遭，不禁大爲失望，原來這個洞竟是死洞。把英瓊急得像鑽窗紙的蒼蠅一般，走投無路。明知此洞絕非善地，越想心中越害怕。坐在那塊石頭上，對着石縫中射進來的日光尋思了一陣，忽然暗罵自己一聲：「蠢東西，我又不是不會爬高縱矮，何不從那石頭縫中爬了出去？」從這陰霾愁臉中，忽然發現這一線生機，立時精神倍增。恰好那塊石頭立腳之處甚多，英瓊用手試了試，將身一縱，已攀住那個缺口。一比那個口徑，最寬的所在不到四寸，祇能望得見外面，想出去卻比登天還難，心中重又焦急起來。不知不覺中從那缺口向外望時，猛看見對面山頭上來了一個巨人，赤着上半身，空着兩隻手，看它腳步生風，正往這面山頭走來。

英瓊心中大喜，正要呼救，猛一尋思：「我在此山行走多日，並未遇見一點人迹獸迹。這山離那對面山頭，約有半里多路，怎麼看去那樣大法？並且那人並未穿着衣服，不是妖怪，也定是野人。」想到這裏，便不敢出聲，膽寒起來。

正想之間，那人已走向這邊山上，果然高大異常，那高約數丈的大樹，祇齊它胸前。英瓊不禁叫了一聲「哎呀」，嚇得幾乎失手墜了下去。再看那巨人時，竟朝石洞這面走來，那沿路大可數抱的參天古樹，礙着一些腳步的，便被它隨手一拔，就連根拔起，拉倒道旁。英瓊纔明白昨日路旁連根拔倒的那些大樹，便是這個怪物所爲。雖然心中越發害怕，還是忍不住留神細看。這時那巨人已越走越近，英瓊也越加看得仔細。祇見這個怪物生得和人一般無二，果然高大得嚇人：一個大頭，約有大水缸大小。一雙海碗大的圓眼，閃閃放出綠光。凹鼻朝天，長有二尺。血盆一般的大嘴，露出四個獠牙，上下交錯。一頭藍髮，兩個馬耳長約尺許，足長有數丈，粗圓約有數尺。兩手大如屏風。渾身上下長着一身黃毛，長有數寸。從頭到腳，怕沒有十來丈長。英瓊看得出了神，幾乎忘記害怕。忽然眼前一暗，一股奇腥刺鼻，原來那怪物已走近洞前。那洞口齊它膝部，外面光線被它身體遮蔽，故而黑暗。英瓊猛覺得石頭一動，便知危機已迫，不敢怠慢。剛剛將身縱下石來，忽聽耳旁嘩啦一聲巨響，眼前頓放光明，知道洞口石頭已被怪物移開。急忙將身縱到隱蔽之所，偷偷用目往外看時，祇見洞口現出剛纔所見那個怪物的腦袋，兩眼發出綠光，銜着英瓊齜牙一個獰笑。把英瓊嚇得躺在一旁，連大氣也不敢喘出。幸喜那怪物的頭和身子太大，鑽不進來，祇一瞬間，便即退去。一會兒工夫，又有一隻屏風般大、兩三丈長的手臂平伸進來，張開五指粗如牛腿、長約數尺的毛手，便往英瓊藏身之處抓來。祇嚇得英瓊心驚膽裂，急忙將身一縱，從那大毛手的指縫中，躥到洞的左角。那大毛手抓了一個空，便將手四面亂撈亂抓起來。英瓊到了這時，也顧不得害怕，幸喜身體瘦小靈便，祇在那大手的指縫中鑽進鑽出。那怪物撈了半天，忽然那毛手退出。欲知究竟，請看下回。